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 司馬光 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後漢紀四 上章閹茂一年

隱皇帝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丁未加鳳翔節度使趙暉兼侍中
密州刺史王萬敢請益兵以攻唐 王萬敢去年已殘荻水鎮今請
益兵攻之詔以前沂州刺史郭瓊為東路行營都部署帥

禁軍及齊州兵赴之因王萬敢請兵使郭瓊將以赴之道過青州因以易置劉銖帥
讀曰率
遣使詣河中鳳翔收瘞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
聚二十萬矣瘞於計翻殍疎表翻已聚者二十萬史言其未聚者尚多大兵攻圍積久其禍如此
招討使唐主聞漢兵盡平三叛始罷李金全北面行營
唐命李金全見二百八十七卷元年
多斂民財以賂權貴權貴爭譽之在壽州積年譽音余晉
開運元年唐徙劉彥貞鎮濠州劉崇俊鎮壽州漢乾祐元年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李金全北伐未知彥貞以何年徙鎮壽州
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妄奏稱漢兵將大
被皮義翻
舉南伐二月唐主以東都留守燕王弘冀爲潤

宣二州大都督鎮潤州寧國節度使周宗爲東都留
守以漢兵大舉弘冀年少恐不能調用扞禦周宗爲唐祖佐命宿望也故徙鎮揚州
朝廷
欲移易藩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五代會要帝以三月九日爲嘉慶節洪邁隨筆曰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勑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爲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始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受賀之事蓋自長慶至今用之
也上時掌翻
許之甲申郭威行北邊還去年冬十月郭威北征今還行
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唐末安留後查
文徽云吳越兵已弄城去請文徽爲帥查鉏加翻帥所類翻文
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薛史曰李景保大二

年以延平爲劒州析建州之劒浦汀州之沙縣隸焉劒溪上接建溪下達福唐亦謂之閩江下戶嫁翻將即亮翻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敗補邁翻執其將馬先進等庚寅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吳越未命吳程爲威武節度使先令知威武軍事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衆鳴鼓止于江湄湄旻悲翻水草之交曰湄詩巧言居河之麋注云本作湄水草交也文徽不爲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敗文徽墜馬爲福人所執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劒州程送文徽於錢唐吳越王引俶獻于五廟而釋之俶昌六翻吳越用諸矦之制立五廟丁亥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尸壟詔許之上時掌翻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爲于僞翻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拔颺史劉審交燕人劉守光之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馮道事守光爲參軍嘗爲僚佐必是時也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繇讀曰徭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五代之諸州防禦使曾未足以當漢郡守一後人特以專城分守故稱之甲午吳越丞相昭化

陳元汗

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　乙未以前永興節
使趙匡贊爲左驍衛上將軍趙匡贊自長安入朝見
祐元年　二百八十七卷高祖乾
度使慕容彥超泰寧節度使常
思安遠節度使楊信安國節度使薛懷讓成德節
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保大留後王饒皆入朝
許之赴嘉慶節上壽故皆入朝　甲寅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
原陵以時致祭有司以費多寢其事以至國亡二陵
竟不葺一奠是年十一月郭威入大梁十二月將士扶立以時致祭之詔有司既停寢不行
六七月之間宜乎不葺一奠也　壬戌徙高行周爲天平節度使符

彥卿爲平盧節度使甲子徙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
使　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折從阮自府州入朝　夏
四月戊辰朔徙薛懷讓爲匡國節度使庚午徙折從
阮爲武勝節度使按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三月始改鄧州威勝軍爲武勝軍避周太
祖名也史以後來所改軍名而書之耳　壬申徙楊信爲保大節度使徙
鎮國節度使劉詞爲安國節度使永清節度使王令
温爲安遠節度使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之通王饒潛以
廊州與河中通守貞平衆謂饒必居散地冗散之官爲散地散悉但翻　及
入朝厚結史弘肇遷護國節度使聞者駭之駭其不惟免罪
又得大鎮　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

院使吳虔裕在旁曰吳虔裕時蓋在楊邠旁樞密重地難以久
居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
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
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事見上卷上年十月議
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
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言故事無帶樞密使出鎮者弘
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
矣帝卒從弘肇議辛子恤翻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
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爲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

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裁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
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欲勸之屬之欲翻厲聲曰昨日廷議
一何同異今日爲弟飲之史弘肇呼郭威爲弟爲弟于僞翻逢吉楊邠
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
定國家在長槍大劒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
賦何從可出毛錐謂筆也以束毛爲筆其形如錐也王章爲三司使寔掌財賦故云然自
是將相始有隙　癸未罷永安軍復以府州
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
揮使貴州時屬南漢朱白曰貴州故西甌駱越之地秦雖立桂林郡仍有甌駱之名漢武帝改桂林
爲鬱林郡梁武帝以鬱林郡爲桂州後割桂州之鬱林鬱浦立定州尋改爲南定州隋改南定州爲尹州

唐改貴州漢以郭榮遥領刺史而其職則天雄牙將也榮本姓柴祖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聖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邢臺之別墅薛史世宗紀云太祖之養子蓋聖穆皇后之姪也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帝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乃養爲已子按今舉世皆知世宗而世宗實録云太祖長子誣亦甚矣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郭榮始見於此五月已亥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扆爲本州團練使前此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寵德扆守府州資序未至而府州被邊一城之地耳故降爲團練使其後復以爲節鎮以寵折氏德扆折從阮也今從阮移鎮其子從阮之子也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近其靳翻遠于願翻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郭威言及此蓋已知帝之信近習而間勳舊也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戇戇音奴庶不負驅策帝歛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辛丑敕防禦團練使自非軍期無得專奏事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言軍期事須不及聞於廉使許得專達朝廷如尋常公事須先申本管斟酌以聞朝廷應副則南西道節度使承勳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實未出

閻年尚幼且有羸疾也　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
山南西道時爲蜀境　　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
橫橫戶孟翻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
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歐史作郭淮攻南
自安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
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從千容翻銖不敢發瓊
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辛亥以
瓊爲潁州團練使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
爲手勢令會飲而行酒令以佐歡唐末之俗也類說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
蹲鴟間虎膺之下蹲鴟大芋也以鉤戟差玉柱之旁
鉤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鬬玉柱三分潛虬無名
指也奇兵鬬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瓣
其腕也生其五峯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蓋

亦手勢令之類也乎哉　史引肇不閉其事言不素習其事客省使閻晉
卿坐次引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
憂罰爵壺射之事不勝者罰爵自古有之行令則末世之爲耳　引肇妻閻氏本
酒家倡也倡音昌酒家倡善爲酒令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
逢吉詬古候翻又許候翻逢吉不應引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引
肇索劒欲追之毆烏口翻索山客翻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
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孰思之孰與熟同引肇即上馬
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上時掌翻鑣悲驕翻馬銜也還從宣翻又
如字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
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

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鑾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鑾牋西翻樂音洛
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
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數所角翻鄭
面南來第一門也梁改改爲開明門晉改爲金義門
周改爲迎秋門汴人只以舊門各呼之深式禁翻帝
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
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
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修德延乂對請讀貞觀
政要而懣之觀古玩翻六月河決鄭州歐史曰六月癸卯河決原武按
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云原武在鄭州之北六十里
馬希萼旣敗歸僕射洲之

敗也事見上卷上年八月乃以書誘辰溆州及梅山蠻誘音酉溆音叙宋白曰潭州西有梅山洞爲草寇之窟穴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帑它朗翻藏徂浪翻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益陽縣屬潭州漢古縣城在唐縣東八十里九域志益陽在潭州西北一百八十二里宋白曰以其地在益水之陽故名其城魯肅所築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瑫拒之戰于淹溪瑫敗死瑫音翻秋七月唐歸馬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文徽馬先進等被擒見上一月查文徽亦以是月爲吳越所禽馬希萼又遣羣蠻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昌呂翻超敗死呂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九域志潭州湘

鄉縣有玉潭鎮在潭州西復扶又翻　庚子蜀主立其弟仁毅爲虞王仁贊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王已酉立子玄喆爲秦王喆音哲　玄珏爲褒王　晉李太后在建州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于建州見上卷上年三月卧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刀劒戶翻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以其降契丹而亡晉也事見二百八十六卷開運二年　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恙余亮翻從才用翻過音戈

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荊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荊南高氏嶺南劉氏江南李氏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荊南援朗州之路江南遣兵援朗道出岳州岳州西至澧州三百餘里荊南遣兵援朗徑度江南趨澧州亦三百里自澧州東南至朗州三百五十九里

丁未以吳越王弘叔爲諸道兵馬元帥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于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朗桂以潭州爲都府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

十艘艦戶黔翻艘蘇遭翻徑入朗州縛取希蕁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爲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九域志潭州北至朗州界二百一十七里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斷音短是日馬希蕁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歐史作湄洲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自斷歸路則當死戰還走何爲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異曰考湖湘故事彥瑫敗在九月十三日今從十國紀年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爲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希崇與希蕁通謀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希廣之亡宜矣

朗州至龍陽龍陽縣屬蜀朗州隋所置也取龍陽洲以名縣九域志在朗州東南八十五里宋白曰龍陽故漢索縣地吳分其地立龍陽縣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蕁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吳越王弘俶歸查文徽於唐文徽得瘧疾以工部尚書致仕史言唐不能正查文徽敗

軍之罪痞於今翻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蜀太師中書令宋忠武王趙廷隱卒 楚王希範遣其僚屬孟騈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自爲伐世爲伐讎說式芮翻何異表譚求救於曹公邪事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 希萼將斬之騈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春秋左氏傳之言使疏吏翻 騈若愛死安肯此來騈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爲于僞翻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留其子光贇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趣七喻翻 湖湘故事希萼以十日直往湖南今從十國紀年 自稱順天王 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澧州以備契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之下又有侍衛馬軍步軍二都指揮此皆梁唐所置寧江軍夔州時屬蜀王殷遥領也 殷瀛州人也 朝廷議發兵以安遠節度使王令溫爲都部署以救潭州會內難作不果內難謂殺楊邠等以召郭威之禍難乃旦翻 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遺唯季翻引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契丹入汴

中原蕩覆契丹北歸漢承其後公私困竭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捃居運翻摭之石翻屬之欲翻衡讀曰橫）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予讀曰與積子賜翻）以是國家粗安（粗坐五翻）章聚斂刻急（斂力贍翻）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一斗謂之省耗（按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敕文應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如此則天成已前已有省耗每斛更輸一斗天成罷輸之後至漢興王章復令輸省耗而又倍舊數取之也）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沈括曰今之數錢百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為鹽鐵使時乃定八十為陌）有犯鹽礬

酒麴之禁者錙銖淹滴罪皆死（鹽禁之設久矣酒之禁始於唐中世始申榷酒之令於礬禁新舊唐書食貨志皆未著言其事是必起於五代之初本草圖經曰礬石生河西山谷及隴西武都石門今白礬則晉州慈州拱州無為軍綠礬則隰州溫泉縣池州銅陵縣並煎礬廣出焉初生皆石也採得碎之煎煉乃成礬凡有五種其色各異謂白礬綠礬黃礬黑礬絳礬也自岐伯至陶隱居之書皆言之）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掌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喜許記翻縱子容翻）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估價也）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朝直遙翻）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引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

太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使掌內帑（帑底朗翻）帝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后亦諷執政邵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姓譜後姓望出東海）帝初除開封（是年夏五月劉銖自青州召歸戟手者戟其手而詬怨之）文進并州人也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

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為后邵以為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之邵復以為不可（復扶又翻）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邵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邵曰陛下但禁聲（禁聲者謂禁口勿言使不出声也）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間古莧翻云邵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嘗夜聞作坊鍛聲（作坊造兵甲之所作坊使領之鍛都玩翻鍛鐵以為兵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邵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

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史言殺邠等非太后之意復扶又翻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引肇第欲告之引肇以它故辭不見使閻晉卿得見史引肇則李業等威故史引肇等先死以除其偪豈特人事哉死不待郭威之入也天方授郭

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引肇章於東廡下廡罔甫翻按薛史晉天福四年新修末福殿改爲廣政殿周顯德四年二月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爲永福殿改爲廣政殿此蓋以後來殿名書之

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五代會要

梁開平元年改汴京正衙殿爲崇元殿東殿爲乂德殿萬歲堂爲萬歲殿晉天福二年入月改乂德殿爲廣政殿將即亮翻校户教翻

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稚子視朕今始得爲汝主汝輩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稚直利翻橫户孟翻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傔從盡殺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傔苦念翻從才用翻引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殽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靜節度使李洪義殺殽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牙也又急詔徵天平節度使高行

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求興節度使郭從義泰寧節
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
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急徵諸帥欲其以從兵衛
預徵入朝之數必以其智略聞於時也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
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
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內侍省當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
內侍內客省駭其變起於倉猝而蘇逢吉雖惡引肇以引肇詬怒逢吉欲殺之憂禍至之無日也
故惡之也惡烏路翻而不預季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
太忽忽忽急遽不審諦之意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

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
免者嬰兒嬰兒鄭玄曰嬰猶鶯彌也孺乳子也飲乳之子也命李洪建誅王殷之
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飲於禁翻食祥吏翻丁丑使者
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
孟業見殷殷因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
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柰何仁浦曰公國之
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為羣小所
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之所能解解佳買翻釋也說也時事如
此不可坐而待之死勸之舉兵也樞密吏魏仁浦謀於卧內仁浦召
勸威反倒用留守印更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
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竊意歐史必有所本通鑑所

書必本於周史周臣爲其君諱復爲魏仁浦緣飾耳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累力瑞翻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爲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已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趙修巳諫李守貞而勸郭威自信其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

宋修齋

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軍繼之將即亮翻慕容彦超方食得詔捨匕筯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九域志兗州至大梁六百里慕容彦超三日而至自以於先帝同産之親急於赴闕而不知其才智之不足以濟也巳卯吳虔裕入朝九域志鄭州至大梁一百四十里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彦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彦超將禁軍趣澶州九域志澶州南至澶州一百五十里趣七喻翻是日郭威已至澶州魏州至澶州一百五十里而至欲掩漢之未備李洪義納之王殷迎

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鷹脫覘郭威威獲之龍鳥力鍾翻又盧紅翻歐史作鸗亦音龍考異曰隱帝實錄丁丑孟業至澶州戊寅鄴兵至河上已卯吳虔裕入朝庚辰詔矦益等赴澶州戊寅州守捉鄴軍獲鸗脫又云庚辰郭諱次滑州宋延渥納軍辛巳鸗脫還宮薛史隱帝紀丁丑李洪義得密詔遣陳光穗至鄴都翌日郭威以衆南行戊寅至澶州庚辰至滑州是日詔矦益等赴澶州守捉餘與實錄同周太祖實錄十四日陳光穗至翌日遵路明日遇鸗脫云見召矦益等令守澶州十六日趨滑臺十七日賞諸軍令奉行前詔十八日自滑而南薛史周太祖紀十六日至澶州獲鸗脫十七日至滑州餘與實錄同按丁丑十四日也若十七日始詔矦益赴澶州則十六日郭威獲鸗脫何故已見之也蓋帝遣矦益赴澶州必在十六日鸗脫行在遣益之後今從薛史周太祖紀以表置鸗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壽矦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

楊直鈞

權無獻者譖臣耳獻於鹽翻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庭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澶州西南至滑州一百餘里趣七喻翻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異曰考隱帝實錄十一月丙子誅楊史丁丑孟業至澶州殺鎧業送郭威即日首塗戊寅至河上見王殷庚辰次滑州周太祖實錄云十三日夜太祖夢入朝見至詰旦以夢示峻是日陳洪穗至鄴都是十四日丁丑也翌日為衆所迫遵路十五日戊寅也明日行次遇鸗脫欲住澶州十六日己卯也下文又云十六日趣滑臺按大梁至澶州二百七十里澶州至鄴都一百四十里至滑州一百二十里不應往還如是之速漢周實錄首塗與至滑州日不同蓋十六日趣滑州十七日至滑州也今從周太祖實錄延渥洛陽

人其妻晉高祖妻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勞力到翻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侯益兼中書令故稱之爲令公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爲其所暑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威以此觀衆心向背耳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處昌呂翻分妙翻許士卒以剽掠之利以濟其私可以得而不可長守也扶問翻剽匹前此帝議欲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屬之欲翻屬者猶言頃者也草草亦言率爾欠審諦商量之意李業等請空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天子勿惜府庫爲于僞翻下當爲同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誘音酉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李濤之言見上卷元年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蟻蠓耳爾雅註蟻蠓翳蒙之所生一名醯雞孫炎曰此蟲微細羣飛列子曰蟻蠓生朽壤之上因雨而生覩陽而死莊子謂之醯雞莫結翻蠓莫孔翻當爲陛下生致其甩爲于僞翻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易以豉翻帝

復遣左神武統軍表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
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復扶又翻義宜崎翻帥讀曰率表象先梁將也事見梁紀彦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
軍遇於劉子陂劉子陂在封丘之南汴郊之北帝欲自出勞軍勞力到翻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
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使帝從太后之言雖不能保其往猶未至於野死也時
亳從軍甚盛從才用翻下從官同太后遣使戒諴文進曰大須
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
戰帝還宮慕容彦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

王本隆

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
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陳讀曰陣郭威戒其
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
容彦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
榮帥騎兵拒之騎奇寄翻帥讀曰率彦超馬倒幾獲之幾居依翻彦
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
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彦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
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
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
宋延渥主誓故云近親牙兵謂延渥所領義成牙兵也衛乘繩證翻間古莧翻延渥未至御

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從宣翻又如字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比必利翻及也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三相竇貞固蘇逢吉禹珪七里寨即慕容彥超所屯七里店寨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夕化門梁開平元年改曰興和門晉天福三年改曰夕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劉銖之射左右其意何爲射而亦翻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弒考異曰實錄帝至夕化門劉銖射帝左右帝迴詣西北郭允明露刃隨後西北至趙村前鋒已及亂兵騰沸上懼下馬

杭光懷

入於民室郭允明知事不濟乃抽刃犯蹕而崩薛史隱帝紀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剸刃於帝而崩允明自殺周太祖紀云允明弒漢帝於北郊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弒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按弒帝未必是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允明但莫知爲誰故止云亂兵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九域志大梁至陝州六百五十九里李業欲依其兄耳陝失冉翻後匡贊奔兗州欲依慕容彥超也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號戶刀翻威至夕化門劉銖兩射城外兩射者射失如兩也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迎春門梁開平元年改曰迎春門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

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
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復扶又翻）遂刎其首
而去（以白再榮真定之虐今罹武粉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
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
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風俗通云殿堂象東井刻爲荷菱荷菱水物所以厭火杜佑曰漢宮殿率號屋仰爲井皆畫水藻蓮菱之屬以厭火何晏景福殿賦繚以藻井編以綷疏又王文考靈光殿賦圓淵方井反植荷藻蓋爲方井而畫藻其上也陸佃埤雅曰屋上覆槱謂之藻井）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
卒子恤翻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爲鄰欲
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言幾至於

死也幾居依翻）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
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
衛大將軍棗彊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
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
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
全（射而亦翻）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考異曰五代史闕文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使人責銖殺其家對曰銖爲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威怒殺之王禹偁曰周世宗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錄銖之忠言諱而不載銖今有子孝和擢進士第按銖所至貪婪酷虐在青州謀不受代賴郭瓊諭之始入朝私怨楊史快其就戮隱帝敗歸射而不納使至野死其屠滅周祖之家出於殘忍之性耳豈忠義之士邪王禹偁

所記蓋憑孝和之言耳今不取

鉄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剽匹妙翻）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分扶問翻）至晡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楊邠史弘肇）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處昌呂翻下處分同）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高貴鄉公事見六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乘繩證翻）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

郭威帥（讀曰率下同）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考異曰五代史闕文周祖入京師百官謁之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按周祖舉兵既克京城所以不即爲帝者蓋以漢之宗室在河東信在許州贊在徐州若遽代漢慮三鎮舉兵以興復爲辭則中外必有響應者故陽稱輔立宗子信素庸愚不足畏贊乃崇子故迎贊而立之使兩鎮息謀俟其離徐已遠去京稍近然後併信除之則三鎮去其二矣然後自立則所與爲敵者唯崇而已此其謀也豈馮道受拜之所能沮乎道之所以受拜如平時者正欲示器宇凝重以易（以豉翻）之耳

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詔稱郭允明弒逆（太后之詔云然郭威之志考異已辯之於前）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

武盛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路振九國志劉崇之長子日贇少慧黠高祖憐之錄爲已子贇於倫翻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按薛史唐莊宗同光二年以太后宮爲長壽宮晉漢蓋以爲萬歲宮也或曰因萬歲殿爲名見賢遍翻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父羸疾不能起羸倫爲翻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已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詔所司擇日備鑾駕迎贇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已丑太祖奏遣前

太師馮道往彼諭旨太祖將奉表於徐州未知所遣樞密直學士王度請行許之宰臣百寮表祕書監趙上交齎詔同日首塗五代史闕文周祖請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爲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爲謬語人及行謂人曰平生不謬語今爲謬語人矣王禹偁曰周世宗朝詔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迹所宜諱矣按道廉恥自將陽愚遠禍恐不肯觸周祖未發之機其後欲歸美而云耳又隱帝實錄云初議立徐帥太后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繼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謙遜恐無此事今不取

郭威之討三叛也事見上卷元年二年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衣於既翻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著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著直略反著黃者猝遽之狀論盧昆翻撰士免翻

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
常思生辰物（供奉官押班供奉官之長也生辰物謂聖節回賜）永德郭威之
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
異因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
庚寅郭威帥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比必利翻）請太后臨朝聽政（考異
十日爲浹旬徐州至大梁七百里郭威計程言之也太祖實録云太后自臨朝令稱制隱帝實録自是至國亡止稱誥今從之）日周太
希蕘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
奔還長沙（馬希廣遣崔洪璉屯玉潭事始見上六月）希蕘引兵繼進攻岳
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蕘使人謂贇曰公非
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懷貳心
豈不辱其先人贇曰贇父瓌爲先王將六破淮南兵
（王贇父瓌馬氏之良將也將即亮翻）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
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
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
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蕘慙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
而過（湘陰古羅縣之地唐屬岳州宋屬潭州九域志湘陰縣在潭州東北一百五十五里宋白曰湘陰縣本羅子國秦爲羅縣宋元徽二年分益陽羅三縣界置巴峽流人因立湘陰縣以地在湘江之陰故名）
至長沙軍于嶽麓（盛弘之荆州記長沙西岸有麓山蓋衡山之足又名靈麓峰乃嶽山七十二峰之數自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

繞諸峰疊秀下瞰湘江道林嶽麓等寺皆在焉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帥讀曰率屬之欲翻以馬希崇爲監軍馬希崇在長沙常爲希萼希廣希萼又以利啖許可瓊希廣使可瓊爲將希崇監軍所謂藉寇兵也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温將騎兵屯駝口拒湘陰路瀏江口有駱駝觜因謂之駝口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朗兵柵于湘西以兵扼其路可瓊德勳之子也許德勳亦楚之良將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爲樞密使表義爲宣徽南院使王殷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

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洛陽王處訥素與周祖善因言劉考異曰實録國子博士司天監氏祚短事處訥曰漢厤未盡但以即位後讎殺人夷人之族然結天下所以社稷不得久長耳時周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之第俟旦而族之聞其言蹶然遽命釋之按周祖時方迎湘陰公立之豈得遽言劉氏祚短乎今不取郭威謂公卿曰劉銖暑吾家吾復暑其家然讎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爲洪建請免死王殷先與李洪建分掌侍衛馬步軍以同僚故爲之請爲于僞翻郭威不許後臣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陝失冊翻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蜀施州刺史田行

皐奔荆南高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于我執之歸于蜀伏誅　鎮州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內丘本漢中丘縣隋避武元帝諱改爲內丘唐屬邢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范成大北使録邢州三十五里至內丘縣）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暑之又陷饒陽（九域志饒陽縣在深州北）九十里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賓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殼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酉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范質爲樞密副使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見二百八十二卷晉天福五年酋慈由翻暠古老翻）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爲強弩人惡其獷直（惡烏路翻獷古猛翻）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爲強弩

施敬海

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爲希廣死（爲于僞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湘江之西）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閒使以厚利啖許可瓊（閒古莧翻啖吐濫翻）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爲楚將（許可瓊德勳之子故自言爾）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

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
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憂造其營計事造七到翻可瓊常
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眞將軍也吾
何憂哉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斯言信矣可瓊或夜乘單艇詐稱巡江
與希蕚會水西約爲內應艇苦我翻一旦彭師暠見可瓊
瞋目叱之瞋昌眞翻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
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
豈有是邪楚加許德勳侍中故希廣稱之師暠退歎曰王仁而不斷
斷丁亂翻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
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覡刑狄翻

施敬海

塑桑故翻摶埴爲神鬼之形曰塑舉手以去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
手指水西怒目視之怒奴古翻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
衣僧服膜拜求福衣於既翻下暉衣同膜莫乎翻甲辰朗州步軍指
揮使武陵何敬眞等何景眞今從十國紀年以蠻兵考異曰湖湘故事作
三千陳于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錯先是希廣命韓
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營禮寨手劒擊禮不中手式又翻中竹
仲翻軍中驚擾敬眞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
走至家而卒創初良翻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
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

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滁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長樂之下當有門字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滁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蕁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爲灰燼楚王馬殷謚武穆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温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温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衡州文昭九域志潭州東南至衡州六百三十四里趣七喻翻遂奔唐楚王希範謚文

夏如舉

於希蕁張暉先是自益陽遁歸長沙長沙既陷遂降於希蕁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蕁勸進馬希崇通希蕁事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帥讀曰率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蕁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槀於地大呼請死呼火故翻希蕁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蕁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皐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胄及鄧懿文楊滁等皆獲之希蕁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蕁皆囚之卒如張少敵拓拔恒之言丙午希蕁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蕁自稱天策上將

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馬氏舊有此四鎮之地是時寧遠巡屬已遠屬南漢楚王此皆父兄官爵希萼未稟命於中國而自稱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爲希崇殺希萼張本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蠻酋李弘皐弘節唐昭徐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爲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天福十二年希萼希崇爭國次年交兵至是三年矣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於瀏陽門外瀏陽門潭州城東門瀏音劉武寧節度使贊留右都押牙鞏延美元從都教

練使楊溫守徐州爲二人以徐州拒周張本鞏延美邑爲姓周有鄉士鞏簡公晉有大夫鞏朔從才用翻與馮道等西來自彭城而西來大梁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勞力到翻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種章勇翻已酉威聞之即引兵行趣澶州趣七喻翻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楚王希萼以子光贇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眞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拔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自希廣之立拓拔恒已杜門矣事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壬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

館古玩翻
澶時連翻癸丑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
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
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彼皮義翻
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
請奉宗廟事太后為母丙辰至韋城隋分白馬置韋城縣治韋氏國
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恐京城士
民懲前者剽掠之禍奔逆四出故撫安之離力智翻
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皐門村皐門村蓋在皐門之
外按大梁城無皐門詩大雅綿之篇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毛氏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鄭氏箋曰諸侯

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
加之庫雉至禮記明堂位記周賜魯公以天子之制
其言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鄭注又云天
子五門皐庫門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蹟詳
而味之詩箋記注微有不同而五代之時沐城之外
所謂皐門村蓋以郭門之外有村遂呼曰皐門村合
於毛氏詩傳皐門村屬開封縣薛史云
王檀葬于開封縣之皐門原以是知之武寧節度
使賛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
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于府門
外賛大驚闔門登樓詰之詣許州巡檢備劉信也沐
耳贊不意其至故驚京至宋州二百八十五里
而詰之詰去吉翻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
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賛召崇威崇威不敢進

馮道出與崇威語先是使馮道迎贊故道在贊所崇威乃登樓贊執
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
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贊宿衛按薛史護聖漢侍衛馬軍
也帥讀曰率下同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說式芮翻觀崇威視瞻
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
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
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
宋州睢陽郡贊父崇鎮晉陽睢音雖走音奏
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
歸之誘音酉贊大懼郭威遺贊書云爲諸軍所迫召馮

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
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馮道唐明宗天成二年爲相至是二十四年曰三十年舉成數也遺于季翻
何以爲計道默然無以荅贊故默馮道自謂癡頑老子良不妄也客將賈貞
數目道欲殺之將即亮翻數所角翻贊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
馮公事契丹主入汴責劉繼勳繼勳歸罪於道道幾
死矣而契丹主謂道非多事者劉贊謂無預馮公事
豈非以其在位素懷沖澹與物無競人皆敬其名德
而然邪道之全身固爲得矣有國者焉用彼相哉然
自後唐同光以來樞密使任事丞相取充位而已責
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以此而言道未肯受責也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
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已未太后詰廢贊爲湘陰公馬

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詰以侍中監國太后兩詰皆郭威之官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志也侍中稱郭威官

壬戌夜監國營有步兵將校醉揚言鄴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朝直遥翻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史言南漢終以宦官女寵亡國而南漢主所以能終其世者以僻處海隅而中國未有眞主耳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六月十五日校改三字增二字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　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後周紀一

起重光大淵獻盡玄黓困敦八月凡一年有奇　周自以爲周號叔之後春秋戰國之世傳記謂虢叔之後有國者爲虢公後謂之郭公虢郭音相近也虞大夫宮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郭之得姓本於周故建國號曰周通鑑因謂之後周

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上

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
皇帝位監國自皐門入宮皐門大梁城外村名即位於崇元殿
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
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爲斂葬楊邠等死見上卷上年爲
吏無得收斗餘稱耗斗餘槩量之外又取其餘也稱耗稱計斤鈞石之外又多取之
于僞翻斂力贍翻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
以備耗折今悉除之矯王章苛斂之弊也稱尺證人之矯王弘肇虐刑之弊也舊制
戰翻羨餘唐之流弊也至五季而愈甚羨弋
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
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

王本福

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
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
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強謂
男以威力加女女不得已而與之通姦者和謂男女相慕欲動情生而通姦者漢法竊盜一
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
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爲方鎮者多不閑吏
事閑習也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
人自恃敕補多專橫橫下孟翻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
之帝命史弘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
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

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引福帝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時劉贇將鞏廷美等守徐州　漢李太后遷居西宮按薛史漢太平宮蓋即西宮　已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上時掌翻　開封尹兼中書令劉勳卒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皞主漢隱帝之喪劉勳既卒它無親屬故也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說式芮翻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行戶剛翻俟徐州相公即位相陰公本鎮徐州故稱之

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間古莧翻曳讀曰拽音羊列翻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呼火故翻為于偽翻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比毗至翻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廷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劉贇令鞏廷美等守徐州事始見上卷上年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降戶江翻帝復遣贇書曰

爰念斯人盡心於主（復扶又翻遺唯季翻主謂劉贊）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謂王彥超）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唐末主帥以手書諭示將佐率謂之委曲）契丹之攻內丘也（事見上卷上年）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懼不敢深入引兵還（胡人用兵以月爲故懼而不敢進妖一遥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帝遣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報聘且叙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帶贈之（廙昌吕翻乙亥）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處昌吕翻）乙亥以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爲鄴都留守

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領侍衛親軍也）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爲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去年遷隱帝梓宮於西宮事見上卷帥讀曰率爲于僞翻）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漢祖慕容彥超之兄也今兄薛史作令兄當從之）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是日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尉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宋白曰憲州故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奏置憲州宋太宗之平太原折御卿自府州會兵攻劉繼元先克岢嵐軍次克隆州次克嵐州則隆州蓋在岢嵐之間沁七鴆翻）以節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劉崇漢祖母弟也）仍用乾祐年號所

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珙居勇翻觀察判官滎陽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璋爲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九域志武州在州西九十五里安縣屬洛陳光裕爲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璋張元徽曰遍鑑書嶺南之漢爲南漢河東之漢爲北漢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按唐世百官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兩僕射東宮三師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東宮三

少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至梁開平五年宰臣俸二百千後唐同光四年定節度使每月料錢四十千則節度使當又多今北漢主皆減其數俸扶用翻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含翻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爲于僞翻歲時祭之已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王彥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徵廷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喪息浪翻一旦爲帝王

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
食物庚辰下詔悉罷之按薛史本紀詔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
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
糖橄欖攬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
米粉菜豆粉玉屑粳子麪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
麪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
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餳同州石鏃餅晉絳蒲萄
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笋橘子安州折粳
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
新笋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亳州蒁薤沁准
州郡淮白魚今後不須進奉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
旰庶旰晚也被皮義翻耕翻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又詔曰朕生長軍旅長知兩翻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
道治直之翻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

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帝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
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辭而不
處使王峻處權勢之間皆以是心處之必不至有商州之禍矣處昌呂翻
北歸見二百八十七卷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初契丹主
隨之契丹主以聿撚爲西南路招討使撚乃殄翻及北漢
主立契丹主使聿撚棄鎮
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
遺唯季翻晉室故事謂晉祖事契丹以求援故事也朝直遙翻下同契丹主大喜北漢
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欲窺鎮定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
屯陰地者欲窺晉隰屯黃澤者欲窺邢趙屯團柏者

監李存璟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皆避帝名也更工衡翻二月丁
酉以皇子天雄牙内都指揮使榮爲鎮寧節度使選
朝士爲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闕
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爲王朴見任於世宗
張本頌協之子崔協相後唐明宗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爲怯
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
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
移軍攻隰州隰州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癸卯隰州刺史許

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
唐武德二年分隰州石樓置長壽縣貞觀元年省入石樓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
貢于唐考異曰湖湘故事光輔作光瀚今從十國紀年帝悉出漢宮中
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
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嬖卑義翻又必計翻
離力智翻茲事不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
之物無得入宮丁未契丹主遣其臣曷魯骨支與朱
憲偕來曷奴烏翻歐史作褐朱憲使契丹見上正月賀即位戊申敕前

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漢隱帝乾祐二年冬楊邠奏前資官分居兩京事見二百八十八卷）陳思讓未至湖南馬希萼已克長沙思讓帥（帥所類反）屯郢州敕召令還去年十一月漢朝議發兵救潭州未暇遣將南略未知陳思讓果劉郭易姓之際必史周太祖登極遣陳思讓帥朝所遣當考按薛長沙陷乃班師則帝所遣也丁巳遣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謩使于契丹（謩俗辯字從功從比齊時里俗多作僞字始以巧言爲辯至隋有柳謩其字又以巧易巧矣）乞兵爲援詔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崇遠也漢祖諱先因避諱改名）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

劉安有

用讒（少詩照翻）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難乃旦翻）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反龜陰（兗州在龜山之陰慕容彥超赴大梁還兗州事並見上卷上年）爲主爲時（爲于僞翻）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爲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難乃旦翻浚郊謂大梁之郊大梁有浚水詩云子子干旄在浚之郊韓愈從董晉於汴州賦曰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浚之都）緣不奉示喻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朝直遙翻）又安肯忠信於

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秉之誠言盡於此以慕容彦超不自安故以此詔撫諭之 唐以楚王希聲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孫忌即孫晟歐史曰晟一名忌又名鳳 客省使姚鳳爲冊禮使 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黃澤路磁州西北當黃澤關路口磁壘之 翻 楚王希聲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駕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復扶又翻紊音問 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聲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唐也入貢見上月 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侯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表州潛謀進取小門使謝彥顒魚容翻考異曰湖湘故事作謝彥叙周羽冲三楚新録作謝延澤今從十國紀年 本希聲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聲首面龍陽之色也 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橫戶孟翻 常肩隨希崇或撫其背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若拊背則狎之矣 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聲使彥顒頒坐

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帥讀曰率下同治直之翻執役甚勞又無犒賜犒苦到翻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柯斧柄也梃徒鼎翻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著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

湯祥林

翥脫歸翥章恕翻逵等黜留後馬光贊去年馬希萼以子光贊鎮朗州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更工衡翻光惠希振之子也希振馬殷之嫡長子也尋奉光惠爲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荅其詔唐亦不敢詰也使疏吏翻詰去吉翻逵等以朗州攻潭州張本王彦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鞏廷美等以無援敗死北漢李嗣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剌梅里報之拽羊列翻剌來達翻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己卯潞州送

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杉袴巾屨遣還涉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九十八里加吳越王引俶諸道兵馬都元帥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鋪普故翻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權鹽使太原伊審徵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雲安漢巴郡之朐腮縣地州以其產鹽置雲安監周武帝置雲安縣唐屬夔審徵蜀高祖妹褒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少詩照翻及知樞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爲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

李登參

蜀政由是浸衰　吳越王引俶徙廢王引倧居東府自衣錦軍徙居東府吳越以越州爲東府爲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爲于僞翻治直之翻歲時供饋甚厚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厚賂謝契丹珙居勇翻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契丹以北漢之厚遂留周使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珙既達勇庭勇君恩禮周厚勇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韋曜輩者亦加灌注縱成疾無復信之珙愧岸善飲懼無量之逼宴罷載歸一夕疽發腐脇於穹廬之氈堵間輿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宴犒漢使必厚具酒肉以示

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韋曜比使曜癈不能飲酒
虜人強之遂卒按韋曜孫皓時人韋昭也不能飲酒
王保衡引以爲文章而路振云高祖時人誤也

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更工衡翻定難節度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漢節度之下當有使字難乃旦翻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翟萇伯翻又徒歷翻初帝討河中巳爲人望所屬帝討河中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屬之欲翻李穀爲轉運使帝數徵書動之穀稽以父臣盡節爲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議論辭氣忼慨既善譬諭以開主意數所角翻沈持林翻忼苦廣翻史言周朝新造輔相者能盡心營職以濟多難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劉言從彭玕奔楚因爲楚將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九域志辰州東至朗州五百六十六里既至衆廢光惠送于唐唐推言權武平留後爲王逵等欲迎以爲副使言知逵

殺劉言張本表求旄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吳越王弘俶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復其官爵錢仁俊被幽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契丹遣燕王述軌等冊命北漢主爲大漢神武皇帝妃爲皇后北漢主更名旻更工衡翻秋七月按五代會要是月周追尊四廟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博興即唐青州避獻祖諱改曰博興九域志之博昌縣後唐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且請兵請兵以攻周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潁陵潁陵在許州陽翟縣義武節度使孫方諫入朝壬子徙鎮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爲義武留後又徙建雄節度使王晏鎮徐州以武

寧節度使王彥超代之王晏與王彥超兩易所鎮夫人柴氏爲皇后柴氏先卒去年不死於劉銖之手遣招討使李存璟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契丹之下當有主字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戊午追立故九月北漢主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按魏收魏書天賜三年八月魏主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武要縣漢屬定襄郡東部都尉治所宋白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一千餘里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雖破契丹晉其力亦疲諸部瘡痍未復故不欲南寇宋白曰火神淀在新州西強其兩翻淀徒練翻淺水曰淀燕王述軌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漚烏侯翻弒契丹主而立述軌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

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漉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爲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李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更工衡翻壬申蜀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許可瓊降希萼見上卷漢隱帝乾祐三年疑可瓊怨望出爲蒙州刺史唐武德五年析置南恭州貞觀八年更名蒙州宋朝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宋白曰蒙州漢荔浦縣地唐置蒙州以東面有蒙山山下有泉源流爲蒙水山下人皆姓蒙故名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覘兵帥讀曰率下同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欲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踶大計翻齧魚結翻縱子容翻踣蒲北翻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考異曰十國紀年作丁丑按湖湘故事在十九日今從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爲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

州西南三百二十里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趣七喻翻）聲言討衡山縣（三國時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屬衡州宋屬潭州九域志衡山縣在潭）其纂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時人謂桂州爲桂林說式芮翻）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鄰不若先擊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斷丁管翻勍渠京翻）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辰陽地名馬氏置縣屬辰州宋白曰辰溪縣本漢辰陵縣後漢曰辰陽以縣在辰水之陽也隋改曰辰溪如此則馬氏用後漢縣名也）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爲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事見上卷上年十二月）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黥爲民希崇以爲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爲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暠古老翻）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匿圖之子也（晉天福四年廖匡圖與蠻戰死）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長知兩翻被皮義翻）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爲兵（佃豪家之田而納其租謂之莊

戶帥讀曰率與師曷共立希夔爲衡山王以縣爲行府斷江爲柵斷丁管翻江即謂湘江也編竹爲戰艦以師曷爲武清節度使武清節度使廖偃等自相署置耳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已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喪息浪翻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將即亮翻趣七喻翻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虎亭敗補邁翻虎亭在潞州銅鞮縣九域志潞州襄垣縣至州一百六十里范成大行程記袁州萍鄉縣至潭州醴陵縣兩日程耳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拔恒奉牋詣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犒苦到翻帥讀曰率下同勞力到翻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瀏音留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馬殷據潭朗傳子希聲希範希廣三年楚歸吳敗將苗璘許德勳謂之曰待衆駒爭皁棧而後湖湘可圖今果如其言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冥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

有醴陵後漢立爲縣隋廢唐武德四年分長沙縣置醴陵縣並屬潭州九域志醴陵縣在潭州東一百六十里范成大行程記袁州萍鄉縣至潭州醴陵縣兩日程耳癸巳楚王希崇遣使

王本源

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
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
離力智翻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
都指揮使何徽共拒之薛史本紀廣順元年改侍衛馬步軍額馬軍舊稱護聖改爲虎捷史彥超雲州
人也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
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劉仁贍金陵將故能爲唐堅守壽州仁贍金
之子也劉金爲楊氏將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
我乘楚亂取之甚易易以豉翻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難
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

唐之禍敗後果如二臣所料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
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
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
風土少詩照翻樂音洛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
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塵人
立已爲潭帥而潭人惡希萼亞烏路翻共請邊鎬爲帥帥所類翻下同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爲邊鎬爲朗兵所逐張本王
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爲資州牙將失職飢寒望峻
馬拜謁於道會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於朝
廷折逋羌族也因以爲姓帝以絕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

願行者率府謂東宮十率府也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帝丁巳以師厚爲河西節度使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趣讀曰促帥讀曰率朝直遥翻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哂矢忍翻唐昭宗光啓三年馬殷從孫儒攻楊行密乾寧三年得湖南自此與江淮爲敵國自光啓三年至是年適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閱困窮自歸若復二三復扶又翻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閱馨激翻鬬也很也戾也詩云兄弟閱于牆復扶又翻號戶刀翻送者皆哭響振川谷帝以北漢勢卅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

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大梁城西也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少詩照翻伺相吏翻間古莧翻希廣遣指揮使彭彦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桂州溪南有白龍洞在平地半山上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彦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惡烏路翻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弃蒙州引兵趣桂州蒙桂相去四百餘里趣七喻翻與

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遺季翻唯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五舅謂希廣希廣漢主龔娶楚王殷女故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三十五舅謂希廣希廣等爲舅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言舉國臣唐也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婚姻朝直遥翻重直用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淄女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九域志全州一百六十三里晉高祖時馬氏改永州之湘源縣爲清湘縣置全州本漢洮陽縣地也有洮水在清湘縣北帥讀曰率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唐乾封二年招致生獠以秦故桂林郡地置嚴州富州當是置於賀州富川縣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戩子踐翻趣讀曰促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帝欲自澤州而西王峻自陝度河而北取絳州而會于晉州陝失冊翻將即亮翻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

三日霆使者陝巖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
易以
跋翻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
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
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
耳曰幾敗吾事王峻之言出於帝防禦之所不及而
梨然有當於心故不覺自提其耳幾
居依翻敗
補邁翻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
慕容彥超聞徐州平謂鞏廷
羌等死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
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
爲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
與之爲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僞

輸誠款實覘機事覘丑廉翻
又丑艷翻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
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
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漢初彥超
攻魏因而結隙且冤鄴藩彥超舉兵恐行周擬其
後故僞爲其書欲以間之帝反以其書示行周以結
其心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
鄆州巡檢以備之職官朝會分紀閤門使副掌供奉乘輿
百寮蕃客朝見辭糾彈失儀五代以
來多以勳武臣出將使命及總戎旅庚子王峻至
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趣七喻翻晉州南有蒙阬最爲險
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
事濟矣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

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復扶又翻離力智翻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是年十月庚子攻晉州至是五十餘日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豪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揮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九域志霍邑在晉州北一百三十五里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憊蒲拜翻撲普木翻與

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復扶又翻自晉州遣使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還從宣翻又如字比必利翻喪息浪翻

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餘而斬之釘丁定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傅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鎮舒州唐蓋置永泰軍於舒州

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屢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萊

州刺史萊州蜀周境師暠爲毀直都虞侯賜予甚厚
予讀與曰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
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徹唐内侍省有監
有少監未嘗有丞此南漢創置也　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
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郴丑林翻宋白曰郴州漢郴縣隋置郴州敗補
邁翻隋末蕭銑分郴置義章縣唐屬郴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五里宋朝避太宗潛藩舊名改曰宜章宋
白曰縣北臨章水　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
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
張巒知全州全道二州與南漢賀昭桂三州接界　是歲唐主以安化
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山南西道

蠻蜀唐使王延政遥領耳更賜爵光山王更工衡翻王延政之先本光山人故以爵之
初蒙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將即亮翻唐主以其兵爲奉節都
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
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
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禄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
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帥讀曰率東
棄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鬬且命鳴鼓
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
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馬殷謚武穆王以易豉翻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
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
罰不當朝直遥翻將即亮翻別彼列翻當丁浪翻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
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
修大梁城旬日而罷莫爲于僞翻王逵等本有
圖湖南之志於此遂決
壬戌發開封府民夫五萬
慕容彦超發鄉兵入城引泗

施敬海

水注壕中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
羣盜剽掠鄰境幟昌志翻剽匹妙翻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
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先收其巡屬以弱慕容彦超復扶又翻以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爲都部署討彦超
昭武軍利州屬蜀曹英遥領耳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皇城
使河內向訓爲都監向姓也本自有穀宋文公支子
余按春秋左氏傳向戌宋文旺旺孫戌以王父字爲氏
公之後向式亮翻監古銜翻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
行營馬步都虞侯帝以元福宿將藥元福歷事唐漢
晉爲將有功將即亮翻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
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彦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

下邳縣屬徐州東南至沭陽縣百里劉昫曰沭陽漢
虜丘縣後魏改曰沭陽唐屬海州九域志在海州西
南一百八十里杜佑曰海州沭陽郡沭食聿翻徐州巡檢使張
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
權燕於賢翻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易以豉翻故北召
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
然後乘間而動誘音酉閒古莧翻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
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沮在呂翻永興節度使李
洪信自以漢室近親心不自安李洪信漢李太后之羣從也城中
兵不滿千人壬峻在陝以救晉州爲名發其數百及
北漢兵遁去遣禁兵千餘人戍長安洪信懼遂入朝

劉安有

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還從宣翻又如字見賢遍翻
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
之敗補邁翻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初彥超
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
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
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
享太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
所成乎杜中令謂杜重威安襄陽謂安進李河中謂李守貞皆以反而敗死事並見前紀彥
超怒及官軍圍城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
死者甚衆前陝州司馬閻引珍實之子也閻寶背梁歸唐歷節

鎮畏彥超之暴傾家爲獻彥超猶以爲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索山客翻周度謂弘魯曰君之死生繫財之豐約宜無所愛弘魯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曰竭矣周度以白彥超彥超不信收弘魯夫妻繫獄有乳母於泥中掊得金纏臂獻之異以贖其主掊蒲溝翻以手爬土也彥超曰所匿必猶多榜掠弘魯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爲阿庇斬於市北漢遣兵寇府州防禦使折德扆敗之敗補邁翻殺二千餘人二月庚子德扆奏攻拔北漢岢嵐軍以兵戍之舊唐書地理志曰嵐軍也在嵐州宜芳縣北界長安二年分宜芳於岢嵐州嵐谷縣舊岢嵐舊軍置嵐谷縣神龍二年廢縣置軍開元十二年

復置縣此蓋後唐復置軍也九域志岢嵐軍治嵐谷縣南至嵐州九十里岢枯我翻甲辰帝釋燕敬權等使歸唐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慙先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爲治已固治直吏翻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唐自烈祖以來唐主昇朝號烈祖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饋遺更工衡翻遺唯季翻約爲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爲唐用也唐主好文學好呼到翻故熙載與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佑幽州人也蔚紆勿翻

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盧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盧陵漢縣唐帶吉州蔚紆勿翻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舉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南唐罷貢晉陽鄭仁誨爲樞密副使拔是時中國無恩州此即恩州始以嶺南之恩州爲南恩州以別之甲戌領團練使耳宋慶歷八年平王則改貝州爲威勝軍舊以避上名而改之唐主以太弟太保昭義節度使馮延巳爲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晟皆同平章事既宣制户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江文蔚疏見二百八十七卷漢天福十二年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盌乃貯狗矢乎盌烏管翻貯丁呂翻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治直吏翻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既而延巳不能勤事文書皆仰成胥史仰牛向翻軍旅則委之邊將頃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復扶又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爲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

入人死罪惡烏路翻數所角翻上時掌翻誤入人死罪謂之失入鍾謨李德明輩必欲殺之延已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爲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景運尋罷爲太子少傅按唐既置太弟官屬不應復有太子少傅當考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巡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

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已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言湖南之人苦其主之虐政暴斂而求息肩於唐我未有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兆所以副來蘇之望書曰后來其蘇言楚人望唐之休息而唐又興兵役以疲之兆所以副其望使唐主言而能行不搖於衆口烏有它日之敗乎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宜然猶言宜如此也延已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失朗桂故謂之三分喪二得潭而失朗桂故謂之三分喪二喪息浪翻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矦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趣七喻翻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罷讀曰疲伏兵四起城中出兵

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巳巳帝使人招諭
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
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先悉薦翻）鎮星
（土星也亢苦郎翻）分扶問翻）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
間皆立黃幡（土色黃彥超令立幡以從其色人心悅則天意得人有離心厭勝何益）彥
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瘞於計翻）由是人無
鬬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
鎮星祠帥衆力戰（帥讀曰率）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
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
人（近其靳翻）初彥超將反募羣盜置帳下至者二千餘人
皆山林獷悍（獷古猛翻悍虎旰翻又下罕翻）竟不爲用帝欲悉誅兗
州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帝曰
彼皆脅從耳乃赦之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衎（衎苦旱翻又苦旰翻）權知
兗州事管內彥超黨逃匿者期一月聽自首（首式又翻）前已伏誅者赦其親戚癸未降泰寧
軍爲防禦州（以慕容彥超據兗州拒命降節鎮爲防禦州）唐司徒致仕
李建勳卒且死戒其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
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它日開發之
標及江南之亡也（謂宋平金陵時）諸貴人高大之家無不發

者惟建勳家莫知其處李建勳知國事之日非而骸骨得保其藏可不謂智乎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桑而徙曲阜曾矦伯禽所宅少皞氏之墟也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劉昭曰曲阜有闕里孔子所居後人立孔子祠自唐以來兗州治瑕丘而曲阜爲縣九域志在州東四十里宋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爲仙源縣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孔子廟在曲阜城西南隅闕里孔子墓在曲阜城北泗水上去城一里葬地蓋一頃墳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前有旋磨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塋中異木以百數皆諸弟子及魯人莫之識也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帝發兗州乙未吳

越順德太夫人吳氏卒丁酉蜀大水入成都秦時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郡縣志曰李冰鑿離堆又開二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又一渠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高駢未築羅城內外江皆從城西北作縻橐堰外江遶城北而東注於合江內江循城南而與外水俱注江江自西來其地勢高所以有水患漂沒千餘家溺死五千餘人壞太廟四室壞音怪戊戌蜀大赦賑水災之家己亥帝至大梁自兗州還至大梁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陳留王馮暉卒其子牙內都虞候繼業殺其兄繼勳自知軍府事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眞善海眞契丹主元欲之妻弟也澣說海眞內附海眞

欣然許之幹因定州諜者田重霸齎絹表以聞說式芮翻諜達協翻重直龍翻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騃騃五駭翻癡也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前人謂阿保機德光等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它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度徒洛翻河東謂北漢壬寅重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公書此事則元祐初弃米脂等四寨知中國之力不足也辛亥以馮繼業爲朔方留後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已躁則到翻好呼到翻喜許記翻自以天下爲己任每言事帝從之則喜或時未允輒愠懣愠於運翻懣直類翻往往發不遜語

帝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帝自鄴都入汴以至即位王峻之功爲多又素知其爲人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帝帝即位猶以兄呼之或稱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使向訓恩州團練使李重進皆帝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重直龍翻即亮翻帝即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詷帝意詷古永翻又翻正翻帝屢遣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亢厲亢苦浪翻又遣諸道節度使書求保證遣唯季翻諸道各獻其書帝驚駭久之復遣左右慰勉令視事復扶又翻且曰卿黨不來朕且自往猶不至帝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指觀曰陛下但聲言臨

幸其第嶮巇不敢不來秋七月戊子峻入朝帝慰勞
令視事勞力到翻爲重進滄州人其母即帝妹福慶
貶王峻張本長公主也長知兩翻李穀足跌傷右臂跌徒結翻在告月餘
帝以穀職業繁劇趣令入朝在告在假也趣讀曰促朝直遥翻下同辭
以未任趨拜任音壬癸巳詔免朝參但令視事蜀工
部尚書判武德軍郭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承丕
謀作亂辛丑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孫欽安次縣屬薊州本燕人而仕於蜀當以部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
府公府公謂郭延鈞也公者人之尊稱一府所尊故謂之府公欽不知其謀從之
承丕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家稱奉詔處置軍

府處昌呂翻即開府庫賞士卒出擊囚發屯戍將吏畢集
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
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
曰今內外未安我請以部兵爲公巡察爲于僞翻即躍馬
而出承丕連呼之不止欽至營曉諭其衆帥以入府
攻承丕帥讀曰率承丕左右欲拒戰欽叱之皆弃兵走遂
執承丕斬之并其親黨傳首成都天平節度使守
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
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
是重之咤陟駕翻易以豉翻史言高行周所以能以功名終癸卯蜀主遣客

湯祥坤

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撫吏民以新經王承丕之亂也 漢法
犯私鹽麴無問多少抵死鄭州民有以屋稅受鹽於
官過州城吏以爲私鹽執而殺之其妻訟冤癸丑始
詔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時勑諸色犯鹽麴所
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一斤一頓處死
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百一斤已下至一兩

乙丑五月二十四日紹興本覆勘 兩圖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六月十五日校改三字增二十六字刪二字
乙二字再校改三字增九字刪二字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内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壹阡户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二 起攝提格四月盡閼逢敦九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中

廣順二年九月甲寅朔吳越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
史吳延福同參相府事
契丹境俘掠 契丹將高謨翰以輦載庚胡廬河入

冠胡盧河在深冀之間橫亘數百里丁度曰胡盧河即衡漳之別名至冀州成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拒之九域志貝州北至冀州一百二十里契丹聞之遽引兵北度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望見官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官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蜀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爲備蜀主遣奉鑾肅衛都虞侯趙進將兵趣利州趣七喻翻既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斷丁亂翻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吉水古吉陽縣地久廢唐置吉水縣屬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四十里宋白曰隋開皇十

年廢吉陽縣入廬陵縣大業分廬陵縣水東十一鄉爲吉水縣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喪息浪翻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爲備唐主召劉言入朝朝直遥翻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柰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朗州武陵郡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儉蒲公益朱全琇琇音秀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發兵分扶問翻叔嗣文

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欵甚昵昵尼質翻諸將欲召溆州酋長苻彥通爲援溆音敘苻讀曰蒲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苻彥通自謂苻秦苗裔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薨入潭州焚掠無遺事見二百八十九卷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爲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爲群蠻所憚瑫它牢翻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

漢隱帝乾祐三年

冬十月達等將兵分道趣長沙趣七喻翻以孫朗曹進爲先鋒使孫朗曹進奔朗州見上卷是年正月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達等克沅江沅音元沅江漢益陽縣地

隋改爲安樂又改爲沅江乾寧中改爲橋江楚復爲沅江屬朗州九域志在岳州西南一百二十六里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帥讀曰率降戶翻壬辰達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造七到翻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達等克橋口及湘陰九域志潭州長沙縣有橋口鎮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潭州城東門折而設翻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爲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達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武平當作武安軍府謂潭州軍府也以何敬眞爲行軍司馬遣敬眞等追鎬不及斬首五

百級蒲公益攻岳州風俗通漢有詹事蒲昌又晉書蒲生長五丈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記氏酋蒲洪之先其家池中爲氏其後改姓苻則蒲之所自出有二焉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郴丑林翻　契丹灝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數十萬口契丹州縣亦不之禁詔所在賑給存勗之賑津忍翻勗昌呂翻中國民先爲所掠得歸者什五六　丁未秦穀以病臂久未愈李穀病臂始上卷是年六月穀上須有李字文乃明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謂李穀掌三司金穀也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朝直遥翻

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于金祥殿見賢遍翻面陳悃款悃苦本翻誠也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復扶又翻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辛亥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處吕翻乃聽訴於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倩七政翻假倩也事不干己妄與詞訴謂之客訴　慶州刺史郭彦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剽匹妙翻綱商往泌邊販易者薛史慶州北十五里寡婦山有蕃部曰野雞族刺史郭彦欽擅加羅鹽錢民夷流怨蕃族犢悍好爲不法五代會要党項野雞族居慶州北彦欽

彦欽乃奏野雞族掠奪網商帝命容環二州合兵討之唐於古鳴沙之地置威州周改曰環州九域志容州北至慶州一百八十里慶州一百八十里環州南至慶州一百一十里環州南至慶州一百一十里奉表使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為鄰寇所陷鄰寇謂唐也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言削平湖南舊楚之地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唐主之保大三年也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事見上卷元年唐之保大九年也潭人謂之邊善薩善薄也薩菩薩也言能普濟衆生也既而為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供居用翻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右

僕射同平章事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守本官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比毗至翻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人非金石唐主自謂眞能享無疆之壽乎然欲終身不用兵而周兵已至淮上矣唐主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以歐陽廣言邊鎬必敗其言驗也十一月辛未徙保義節度使折從阮為靜難節度使折從阮自陝州徙卻州靜難乃旦翻下同討野雞族癸酉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先悉薦翻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

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修塞（行下孟翻塞悉則翻）　甲午前靜難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帝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五代之時入朝買宴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幸會節園不特方鎮群臣買宴則在朝之臣亦買宴矣犒苦到翻）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郴丑林翻）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蠔石（蠔石在郴州義章縣蠔音豪）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

（承道）

伏尸八十里　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誣李崧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徐台符素與李崧善故爲請誅）誣告者馮道以爲屢更赦不許（更工衡翻）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帝癸卯收延遇澄誅之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使疏吏翻）且請貢獻賣恭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孝　初麟州土豪楊信自爲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訓嗣（考異曰崇訓作崇勳世宗實錄作崇訓後蓋避梁王宗訓改名也按考異則重訓當作崇訓）以州降北漢至是爲

（寬富）

群羌所圍復歸款（復扶又翻）求救於夏府二州（夏州李彝殷府州折

德宸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府州一百二十里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爲武安節度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王逵既得潭州則殺何敬眞則攻劉言而併朗州何敬眞既併朗州詔折從阮野雞族能改過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壬戌從阮奏酋長李萬全等受詔立誓外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自餘猶不服方討之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佃音亭翻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輸舒戍翻下遇翻輸同戶部別置官司總領

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詰去吉翻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宗天祐元年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閤門使知青州張疑上便宜請罷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賢遍翻見佃者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

爲兼州刺史兼仁嘗帝之故吏也（按兼仁嘗漢高祖之親將也天福十二年嘗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曰帝之故吏必嘗事帝於樞密院或討河中鎮鄴都時也）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嘗感泣

帝以河決爲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行下孟翻）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沮在呂翻）閏月榮復求入朝（復扶又翻）會峻在河上帝乃許之　契丹寇定州圍義豐軍（時置義豐軍於定州義豐縣）定和都指揮使楊引裕夜擊其營大獲契丹遁去又寇鎮州本道兵擊走之　丙申鎮寧節度使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又從榮入朝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又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謂漢乾祐間帝討李茂貞時也）汝輩宜効之王峻聞榮入朝遽自河上歸戊戌至大梁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卒其子牙內指揮使紹基謀襲父位詐稱允權疾病表已知軍府事觀察判官李彬切諫紹基怒斬之辛巳以彬謀反聞　王峻固求領藩鎮帝不得已以峻兼平盧節度使　高紹基屢奏雜虜犯邊冀得承襲帝遣六宅使張仁謙詣延州巡檢（職官分紀曰唐置十宅使以諸王十六宅後止曰六宅紹基不能匿始發父喪　戊申折從阮奏降野雞二十一族

唐章澤邵棠上言布衣未有朝命者謂之草澤上時掌翻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謂邊鎮潭州之敗也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為之備智識之士何國無之顧用與不用耳初王逵既得潭州事見上卷十月以指揮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為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為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敬真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拏奴加翻分扶問翻唯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真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彊疑逵使敬真伺己將討之逵聞之甚懼伺相吏翻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周行逢之據有潭朗自此造端矣治直之翻夫復何憂夫音扶復扶又翻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說式芮翻遣敬真全琇南討南討者拒南漢之兵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妓渠綺翻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戍潭

州敬眞使之先發趣嶺北全道求三州皆在大庾嶺之北趣七喻翻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刼仲遷擅還朗州達乘敬眞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眞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太師謂劉言朗府在潭州之西故謂之西府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眞以徇未幾幾居豈翻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北還見二百八十六卷天福十二年以晉傳國寶自隨至是更以玉作二寶傳國寶及受命寶也五代會要曰時製寶兩座用白玉方六寸螭虎紐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宋白曰時內司製二寶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言

癸丑鎮寧節度使榮歸遵州遵時連翻初契丹主德光

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八璽其一曰神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蟠龍紐文與傳國璽同傳國璽秦皇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紐盤五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爲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此六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璽因文爲名並白玉螭虎紐歷代傳受或亡失則補之以金貞觀十六年別製夕璽一座文曰北朝鑄之以金貞觀十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座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四年製寶一座文曰皇帝受命之寶天福二寶內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篆分寸制度勑令製國寶兩座其一宜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命中書令馮道書寶議者曰國以玉璽爲傳授神器遂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禹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秦兼六國稱皇帝禮取藍田之玉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李斯爲大篆書之形制如龍魚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亡子嬰以璽降漢漢世傳寶之王莽之篡求璽於元后后投之於堦一角微缺莽誅歸之更始更始敗歸之盆子及熊耳之敗

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巾亂投璽於井孫堅入洛見井有五色氣取得之以歸表術術敗荊州刺史徐璆得之詣許以進獻帝魏受漢得之以傳于晉洛陽之陷劉聰得之劉曜爲石勒所禽璽歸于鄴石氏之亂冉閔得之閔敗晉將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爲追兵所迫投於栖霞寺井中僧末杼得而匿之陳永定二年末弟子普智以璽上陳文帝隋平陳始得秦眞傳國璽煬帝江都之禍宇文化及得之化及敗璽歸竇建德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璽獻于唐唐禪楊涉送竇于大梁莊宗滅梁得之同光末內難作竇爲火灼文字訛缺明宗得之清泰敗以竇隨身焚而死竇遂亡失其神竇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螭龍隱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大耳不知何代製造東晉孝武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得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慕容永送於金陵傳之江北獻之齊文宣帝宇文之景敗侍中趙思齊攜走江北獻之齊文宣帝宇文滅齊得之宇文亡入隋隋文帝改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眞傳國璽又改爲於亡陳以北朝所傳神璽爲第一秦璽次之隋亡竇

任位生

建德妻與神璽俱獻長安唐末不知所在其說頗有源委因載于此更工衡翻

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

以符會等擅歸召變也

樞密使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讀鑿學士顏衍衍苦旱翻又苦旦翻樞密直學士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帝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帝尚未食峻爭之不已帝曰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乃退舊制寒食節休假前後共五日假居訝翻癸亥帝亟召宰相樞密使入幽峻於別所帝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閒阻暫令詣闕

已懷怨望間古莧翻令詣闕謂聽皇子榮自澶州入朝也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復扶又翻鎮藩鎮見上月觀其志趣殊未盈厭於艷翻又於豔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甲子貶峻商州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群后孩撫朕躬言視朝臣如机上肉撫天子如嬰孩帝慮鄴都留守王毅不自安王峻王毅佐命有功一體之人峻得罪故慮毅猜懼命毅子尚食使承誨詣毅尚食使唐尚食奉御之職諭以峻得罪之狀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幾居豈翻帝命折從阮分兵屯延州折從阮時爲靜難帥帥兵討野靜難族而還師高紹基始懼屢有貢獻又命供奉官張懷貞將禁兵兩指揮屯鄜延鄜方無翻紹基乃悉以軍府事授副使張匡圖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

三月甲申以鎮寧節度使榮爲開封尹晉王王峻既貶始召榮丙戌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爲鎮寧節度使初殺牛族與野雞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官軍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族反與野雞合敗寧州刺史張建武于包山敗補過翻帝以郭彦欽擾群胡致其作亂事見上年十月黜廢於家初解州刺史浚儀郭元昭與權鹽使李温玉有隙漢隱帝分河中之解安邑聞喜爲解州解户買翻權古岳翻温玉壻魏仁浦爲樞密主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爲都事置八人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

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煬帝並去令史之名更曰主事初雜用士人至唐並用流外至五代樞密院亦置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温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繫温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帝時爲樞密使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爲樞密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仁浦曰竟平生不與人爲怨況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丁亥仁浦白帝以元昭爲慶州刺史　己丑以捧州團練使太原王仁鎬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唐主復以左僕射馮延已同平章事去年十月唐失潭州馮延已罷相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惡烏路翻言於王逵曰何敬真倣之親戚臨

徐寬富

刑以後事屬倣公宜備之屬之欲翻夏四月庚申逵召倣飲醉而殺之　丙寅歸德節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戊辰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舉絲者以貨物貸與民至絲熟而徵其絲上時帝頷之五月丁亥敕牓宋州凡常思所舉悉蠲之輸還復歸思亦無怍色怍疾各翻　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校户教翻毋音無姓也齊宣王封毋弟於學復盛自漢司馬相如揚雄以來蜀中號爲多士而斯文之盛衰則繫乎上之人　六月毋鄉其後因以爲氏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

壬子滄州奏契丹知盧臺軍事范陽張藏英來降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雕印九經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年至是而成凡涉二十八年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史言聖人之道所以不墜者以其有方策之傳也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玟玟古孝翻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劉言爲武平節度使鎮朗州非武安也安當作平言以元年七月得朗州至是而敗秋七月王殷三表請入朝帝疑其不誠遣使止之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鬬而北來觀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炎炎矣帝聞之曰彼我之民

許圉方

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己未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讀曰與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去年劉言表移使府於朗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翟萇伯翻又徒歷翻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淄叔嗣殺劉言於朗州爲淄叔嗣殺王逵周行逢殺叔嗣張本九月己亥武成節度使白重贇奏塞決河滑州自唐以來置義成節度宋朝太平興國元年以太宗舊名始改爲武成軍於此時武當作義塞悉則翻契丹寇樂壽齊州戍兵右保

今始作太廟 癸亥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于洛陽 南漢大赦 冬十一月己丑太常請準洛陽築四郊諸壇從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于西郊祔享于太廟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專橫（恃佐命之功也橫户孟翻）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斂民財（處昌呂翻分扶問反掊蒲侯翻）帝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帑它朗翻）卿欲用則取之何患無財成德節度使何福進素惡殷（惡烏路翻）甲子福進入朝密以殷陰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詔留殷充京

宻都頭劉漢章殺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并其黨伏誅 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荆王保興爲禎王崇興爲梅王 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至冊慈（冊州在龍門河之西慈州在龍門河之東宋朝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屬隰州九域志吉鄉縣在隰州西南一百六十里）北至貝鎮皆大水 帝自入秋得風痺疾（痺必至翻又毗至翻）害於食飲及步趨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帝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自梁都大梁以來建立郊廟皆所未遑晉天福四年太常禮院奏唐廟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爲五室而已許国有）

城内外巡檢　戊辰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北漢將喬贇入寇（贇於倫翻）擊走之　王師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殼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從才用翻量音良邏卽佐翻因充京城內外巡檢遂有此請）帝難之時帝體不平將行郊祀而殼挾震主之勢在左右衆心忌之壬申帝力疾御滋德殿殼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殼謀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城殺之命鎭盩節度使鄭仁誨詣鄴都安撫仁誨利殼家財擅殺殼子遷其家屬於登州　唐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唐罷貢舉事見上年）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

實邊（先悉薦翻白水塘在楚州寶應縣西入十里鄧艾所築也）馮延巳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爲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鍇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鍇校書郎分司東都鍇鉉之弟也（鍇口駭翻唐以揚州爲東都史言唐主惑於二馮而罪二徐路振九國志鉉鍇皆徐延休之子）　道州盤容洞蠻酋盤崇聚衆自稱盤容州都統屢寇郴道州（酋慈秋翻盤姓也卽盤瓠之後

梆道二州時皆屬南漢　乙亥帝朝享太廟被衮冕左右掖以登陛朝直遥翻被皮義翻掖羊益翻纔及一室酌獻俛首不能拜而退俛音免　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疾尤劇幾不救夜分小愈劇甚也增也幾居依翻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大赦改元聽蜀境通商晉天福初蜀猶與中國通關運以後中國多事蜀有吞併開西之志不復與中國通矣　戊寅罷鄴都唐莊宗始以魏州爲東京後罷東京以魏州爲鄴都但爲天雄軍　庚辰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群臣希得見帝見賢遍翻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軍士有流

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唐明宗以軍士流言濫賞養成其驕莫肯效命何足法也帝聞之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贍力艷翻鮮息善翻贏餘經翻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驕兵於分外希賞苟非以法齊之其無厭之心庸有極乎索山客翻　初帝在鄴都漢隱帝天祐三年帝在鄴都　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爲牙將榮入爲開封尹去年三月榮爲開封尹未即召翰自至榮怪

之翰請間（間古覓翻）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柰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丙戌帝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以鎮密院印畫進止宣行之以鎮密院印畫進止宣行之樞密使同平章事戊子以義武留後韓通朔方留後馮繼業皆爲節度使通太原人也帝屢戒晉王西征（謂討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時）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凡十八帝皆葬關中陵名各見前紀）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當衣於既翻斂力贍翻甓蒲歷翻摶埴而陶之今謂之甎）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葬棺槨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又曰李洪義當與節鉞（以李洪義發漢隱帝密詔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乾祐二年）魏仁浦勿使離樞密院（離力智翻）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鎮原武凡八口（九域志滑州白馬縣有靈河鎮漁池亦在滑州界酸棗津在大梁東北陽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東南六明鎮在大通軍

大通軍即胡梁渡也晉天福四年建浮橋置大通軍原武在鄭州之北塞悉則翻先悉薦翻 至是分遣使者塞之 帝命趣草制趣讀曰促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興軍節度使以開帝曰吾無恨矣以樞密副使王仁鎬爲永興軍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度使歩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歩軍都指揮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 殿前都指揮使總殿前諸班馬軍都指揮使龍重直翻 馬軍都指揮使總侍衛司歩軍都指揮使使所吏翻 朝三衙之職昉於此武信軍遂州武定軍洋州昭武軍利州三鎮皆屬蜀 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帝召入禁中屬以後事仍命拜榮以定君臣之分 長知兩翻屬之欲翻分扶問翻 是日帝殂于滋德殿年五十一 祕不發喪乙未宣遺制

許国有

丙申晉王即皇帝位 考異曰太祖實録乙未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即皇帝位世宗實録丙申内出太祖遺制群臣奉帝即皇帝位蓋以乙未宣遺制丙申即位也 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 吳權據交州見二百八十一卷晉高祖天福三年南漢高祖之大有十一年也子昌岌立昌岌卒 岌魚及翻 弟昌文立是月始請命於南漢南漢以昌文爲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袞將萬餘騎如晉陽 考異曰晉陽見聞録袞帥騎五萬來會今從世宗實録 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

王建功

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義成軍滑州武寧軍徐州皆屬周白從暉等亦遥領考異曰世宗實録賊將張暉領三千騎爲前鋒今從晉陽聞見實録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趣七喻翻蜀左庄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二事並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蜀之明德十二年也橈奴教翻蜀主使將兵救王景崇思謙逗橈無功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也橈奴教翻內慙懼不自安自張業之誅宮門守衛加嚴思謙以爲疑已言多不遜思謙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閱衛士有年尚壯而爲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思謙三子袭嗣斋倚父勢暴

橫爲國人患橫户孟翻翰林使王藻職官分紀唐有翰林使掌伎術之待詔者五代有翰林茶酒使蜀蓋仍唐舊制屢言思謙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及其三子藻亦坐擅啓邊奏并誅之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宋白曰梁侯驛在團柏谷南太平驛在西北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潞州治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天福十二年李榮有逐麻苔之功見二百八十七卷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群臣皆曰劉崇自

平陽遁走以來謂廣順元年劉崇圍晉州不克而歸也事見上卷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沮在呂翻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易以豉翻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少詩照翻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馮道歷事八姓身爲宰輔不聞獻替唯諫世宗親征一事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三月乙亥朔蜀主加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職罷其掌禁兵之職也蜀主懲安思謙之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　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乘梁侯驛之勝也　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磁州武安縣有固鎮自此西北行至遼州北漢軍時已攻潞州符彥卿若至遼州界則出其後矣磁壘之翻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北域志晉州東至潞州三百八十五里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竇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宇江軍夔州屬蜀蜀清淮軍壽州屬唐樊何亦遙領也義成節度使白重贇重直龍翻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

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趣七喻翻宣徽使向訓監之監古銜翻重賛憲州人也奉梓宮赴山陵山陵在鄭縣以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九域志大梁至懷州三百二十五里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晁直遥翻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好呼到翻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梏於州獄懷州獄也壬辰帝過澤州九域志懷州北至澤州一百二十里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

楊光益

南劉昫曰高平漢汾氏縣地宋白曰漢汾氏縣後魏改汾氏北齊改高平九域志高平縣在澤州東北六十五里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考異曰世宗實録甲午賊陳於高平南之高原拔下又有甲午此必癸巳誤也今從十國紀年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趣讀曰促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陳讀曰陣下同巴公鎮在晉城縣東北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贊進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白重贊進當作白重贊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

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北漢主未戰之心宜其敗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勍渠京翻北人望塵知敵數又觀敵人置陳而知其強弱楊袞必有見於此）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顧曰（顧如占翻）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袞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

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幾居豈翻）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

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先悉薦翻帝自此肇基皇業）北漢兵披靡（披普彼翻）內殿直夏

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內毀直周所置毀前諸班之號戛津漢鄗縣唐天寶元年改曰戛津屬貝州九域志屬大名府在府東北二百五十里瑀王矩翻乘繩證翻呼火故翻毀前右廂行首馬全乂去年馬全乂自澶州從帝入負指揮使也右廂行首居朝已補毀前右廂班行之首其官猶在散員指揮使未至散下行戶剛翻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陳讀曰陣下同褒賞張元徵趣使乘勝進兵趣讀曰促元徵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徵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北漢雖出於沙陀自謂劉氏纂高光之緒故旗幟尚赤幟昌志翻揚哀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考異曰五代史補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飛騎數千及覩世宗兵少悔之召諸將謀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使但以本軍決戰不唯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諸將皆以爲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已見必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陳也三軍皆賈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敢救而崇敗今從世宗實錄薛史樊愛能何徵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剽匹妙翻用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校戶教翻莫肯奉詔使者或奪而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

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
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薄迫也復扶又翻下
卒復同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蒲山谷
委弃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僵居良翻勝音升是
夕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
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還從宣翻有達曙不至者
甲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効順指揮
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
餘人賜貲裝縱遣之貲當作資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
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
笠被皮義翻褐毛衫也無柄曰笠有柄曰簦乘契丹所贈黃驃驃力求翻詩駉注赤
馬黑髦曰驃黃色近於赤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道歸雕窠嶺在高平西北由江
猪嶺路入帥讀曰率宵迷夜行而迷失道也俘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
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
或傳周兵至輒棄黃而去比漢主衰老力憊憊蒲拜翻伏
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
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已亥晝卧行宮帳中張
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張永德太祖壻既親且專掌殿前兵侍衛左右故訪
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張永德太祖壻既親且專掌殿前兵侍衛左右故訪
以其事決可否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
死未塞責塞悉則翻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

雖有能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呼火故翻即收愛能徵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使疏吏翻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朝直遥翻將即亮翻下同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徵先守晉州有功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櫬車歸葬櫬車小棺也櫬音襯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職兼節鎮祿賜優於遥領者史彦超爲鎮國節度使此正除節鎮張永

徐覧富

德盛稱

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爲殿前都虞候後魏之末宇文置虞候都督以主候騎虞候之官蓋始於此五代殿前都虞候之下與都副指揮使同掌殿前班直領嚴州刺史嚴州隸嶺南時爲南漢所有遥領刺史耳今武臣所領遥郡刺史正此類而落階官正除刺史者謂之正任刺史然亦未嘗臨郡治民也劉昫曰嚴州秦桂林郡地唐乾封間招致生獠置嚴州宋開寶七年廢嚴州以來賓縣隸象州以馬仁瑀爲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爲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校户教翻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行户剛翻時諸軍皆分左右廂廂各有主帥按薛史自五季至宋武官有軍主廂主曹威爲奉國軍主廂主劉延欽爲控鶴主是其徵也釋趙

晁之囚（囚趙晁所以戚衆戰勝則釋之）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爲都監李重進爲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北漢既敗走移晉州東出之師北攻汾并）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爲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贇副之（乘勝進攻晉陽隨駕之下當有都字）漢昭聖皇太后李氏殂于西宮（周太祖既踐阼漢太后李氏遷居西宮事見上卷廣順元年）夏

四月北漢孟縣降（孟古縣名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二百里然宋下太原徙治陽曲宋白曰孟縣本晉大夫孟丙之邑漢爲孟縣按前此孟縣在今縣西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故孟縣城是也後魏省屬石艾縣隋開皇十六年分石艾縣置原仇縣屬遼州因原仇故城爲名即今縣是也大業二年改原仇爲孟仇縣從漢舊名）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九域志晉州北至汾州三百五十里）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秉州儀州改爲遼州九域志潞州唐之儀州也梁開平三年勅兗州管內已有沃州其東北至遼州二百四十三里）窓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下（唐置沁州至宋太平興國五年廢沁州以和川縣隸晉州熙寧五年省和川縣入冀氏九域志冀氏縣在晉州東二百八十里沁音七鴆翻）

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說式芮翻）漢超即降　乙卯

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

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三月乙酉梓宮赴山陵四月乙卯方葬備多闕故緩廟號太祖　南漢主以高王引邈爲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引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齊王引弼死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福八年鎮王引澤死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引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井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意史言謀不先定者非廟勝之策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秋舉帝不聽師有歸志無功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剽匹妙翻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山東近便諸州謂邢趙鎮定已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度徒洛翻　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考異曰五代通錄諡曰文懿今從世宗實錄薛史道少以孝謹知名以此知名人所難能也少詩照翻過參軍入唐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雖力智翻

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滑音骨持林翻）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馮道長樂老叙既自陳其榮遇又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如此

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禮義治人之大法治直之翻）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謂王彦章裴約劉仁贍死事之人十有五（謂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晟馬彦超宋令詢李暹張彦卿鄭昭業凡十五人）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恶時之亂（惡烏路翻）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兗州司户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斷音短爲丁亂翻）開封尹聞之白其

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此事歐陽公得之於五代小說朝直遥翻下同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少詩沼翻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貿音茂易也間古莧翻范質之爲人蓋學焉道者也豈與屹同魚迄翻豈若巨山不可轉也夷考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維汝鳩翻治直吏翻行下孟翻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五朝唐晉遼漢周八姓唐莊宗明宗潞王晉邪律劉漢周太祖世宗各爲一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怍疾各翻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自唐室之亡群雄力爭帝王興廢遞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見賢遍翻邦無道則隱或臧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令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冠古

王建功

玩翻 相息亮翻 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遠于願翻 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引論語夫子之言 豈專以全身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盜跖從卒九千橫行天下而以壽終子路仕衛孔悝之難子路死之菹於衛東門之上 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愆過也 時君亦有責焉時君謂五朝八姓之君 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中士中君以人品言謂識見不及上而可以語上者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

後來之君不誅不弃乃復用以爲相復扶又翻 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溫公以此警後世之君臣深矣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屬郡雖降而都府未克終於無益大軍既退則其地復爲敵有矣 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爲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及意遂決及敗崇訓先死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舍猝求之不獲遂自剄頂翻 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爲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

鎮澶州廣順元年帝鎮澶州太祖爲帝娶之爲于偽翻王三年入爲開封尹戊立爲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王彦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彦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趣七喻翻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皐及契丹通事楊耨姑勍渠京翻耨奴翻舉城降以勍爲忻州刺史　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去年王逵移使府於潭州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六月十五日校改七字增十二字山二字再校改二字增三字刪二字

王建功